

THE NEW HOUSE

BLADEFREGA



新房子

THE FAMILY · 10

他们一结婚，就决定住在科森扎。

那是我父亲正式的驻地，Gillette把公司所有的信件和物资都寄到那里。

我母亲怀上了第一个孩子。

在1960年代，没人能提前知道孩子的性别。

当时能做的检查有创伤、有风险，谁也不愿拿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去赌。

哈哈哈哈哈。

1963年的圣诞节到了。

Gillette批准了我父亲调往雷焦卡拉布里亚。

我母亲很高兴。

她的孩子将出生在她最熟悉的地方。

她的城市。

家里的走廊上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：

“要是他们看了我孩子的身份证，发现他出生在科森扎，那可真是悲剧。我的亲戚们会怎么想？”

哈哈哈哈哈。

他们找到一套公寓，离我外祖父母家只有200米。

显而易见的想法是：我母亲才17岁，附近有家人照应。

也许需要的时候，有人能帮着带孩子。

可生活决定玩另一种游戏。

母女之间的关系早已破裂。

她父亲认为，教育可以用打来解决。

那从来没用过。

一次也没有。

就连后来我母亲想对自己的孩子用同样的办法，结果也一模一样。

失败。

年轻。

美丽。

惹眼。

而且是个十足的魔鬼。

她早饭前能想出一百个主意，晚饭前还能再做成一百件。

但她是我的母亲。

我姐姐Teresa出生于1964年1月。

一个女孩。

没有亲戚赶来探望。

大多数人几个星期后才来。

简直像是办了一场葬礼。

这就是一座意大利南部城市的文化：人们相信社会真正的资源是男人。

男性。

这个社会还要再过六十年，才会发现现实并非如此。

也许是我的文字引出了这个话题。

理解它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好了，十三个月后，我来了。

1965年2月。

突然之间，东方三博士从科森扎和周围的每一个村子冒了出来。

一场庆典。

男继承人到了。

香火得以延续。

我父亲是个精力旺盛的男人。

接下来的八年里，本来很容易再冒出十个孩子。

结果却是堕胎，一次接一次。

我父亲不喜欢避孕套，他说那会让他失去平衡。

我母亲喜欢另一种办法。

她用信用卡。

医生解决了问题。

一天下午，我母亲去了理发店。

就像这种地方总会发生的那样，大家交换着私密话。

有人提到，房东太太的儿子要结婚了，他们正在找另一个房客来顶替我们。

我母亲数学很好。

她回到家，叫来我父亲，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方程。

“七天之内，买一套新房子。我们要搬走。”

我父亲每月只挣750,000里拉。

但我母亲有一家针线杂货和服装店。

给我祖父打了一个电话，钱就突然变了出来。

房产中介带我父亲看了一套毛坯的、没完工的公寓。

房主要700万里拉。

我父亲的账户里正好有700万里拉。

一里拉不多。

一里拉不少。

他买下了。

那套公寓有内墙。

别的什么都没有。

没有完工的结构。

没有像样的设施。

我母亲想杀了他。

“没有门，没有窗，没有卫生间，我们他妈的睡在哪儿？”

我父亲笑了。

“我是Frega。”

“到1973年5月，我们就住进新房子。”

1973年3月，又来了两个Frega。

双胞胎。

多年以后，我父亲会说：

“可我及时出来了。他们他妈的是怎么进去的？”

而我总是给出同一个回答，大家都笑了。

“问题从来不是进去，爸。那部分很容易。”

“问题是及时出来。”

“也许你不同步。”

“你的Bulova手表慢了几秒。”

哈哈哈哈。

他从没向银行借过钱。

没有按揭。

没有贷款。

朋友和认识他的人赊给他。

而他从没食言过。

1973年5月30日，我们搬了进去。

搬家的大部分活儿，只有我父亲和我两个人干。

搬了两天家具之后，我才八岁，一个人把一台洗衣机扛上三层楼，搬进了公寓。

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。

再也没人能把我们赶出去。

至少理论上是这样。

多年以后，我父母去世了，我的一个兄弟设法把一切都据为己有。

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
再见，爸爸。

Ferdinando Frega
Gillette Man ✂️